

新疆兄弟民族 小說選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疆兄弟民族小說選

《天山》文學月刊編輯部編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60

新疆兄弟民族小說选

編輯者 《天山》文学月刊編輯部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350×1156 1/32 印張：6 5/8 插頁：5 字數：136,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0册（內精裝7,000册）

統一書号：10073·1369

精裝定价：（八）1.20元

目 次

吐尔地阿洪的喜悦	〔维吾尔族〕赛福鼎	1
锻炼	〔维吾尔族〕祖农·哈迪尔	10
起点	〔哈萨克族〕郝斯力汗	37
牧村纪事	〔哈萨克族〕郝斯力汗	66
雪山吐红日	〔柯尔克孜族〕烏·努孜別科夫	90
暴风	〔维吾尔族〕阿·吾甫尔	98
第一次領工資	〔维吾尔族〕阿米提·沙吾提	104
幸福	〔哈萨克族〕吐·阿勒琴巴尤夫	108
晨风中飄蕩的旗	〔维吾尔族〕赛福鼎	118
肉都帕衣	〔维吾尔族〕祖农·哈迪尔	124
回忆	〔维吾尔族〕祖农·哈迪尔	130
草原彩霞	〔维吾尔族〕吐·阿依汗	143
真挚的友誼	〔蒙族〕刊載	163
悲离欢合	〔维吾尔族〕阿·米吉特夫	182
編者的話		201

吐尔地阿洪的婚礼

〔维吾尔族民歌〕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天气晴朗……

清晨，天刚破晓，帕哈特莱克乡的农民们就已经浸沉在一片欢腾的大海之中了。响亮的歌声，欢闹的锣鼓声充满了所有的村落和街道。人们把裤腿挽到膝头，肩上抗着丈具（丈量土地的木尺），高举着写有自己姓名的木牌，边唱边舞地涌向田间：

万恶的吸血鬼，
再也不能压迫、剥削我们了。
今天，轮到我们当家了，政府是我们的，
土地和真理也是我们的，
万岁！
领袖毛泽东创造的解放时代！

.....

是啊！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的。他们是土地的主人，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主人。昨天，他们以多少年来埋藏在心头的痛苦

艰辛所化成的憤怒的火焰，燒毀了地主惡霸統治的寶座，給了他們應得的懲罰。今天，又在分配被地主們掠奪去的土地了。

一塊四四方方的稻田分給了吐爾地阿洪，它的面積是十六畝八分。當他把寫着自己名字的木牌插在地邊的時候，乡亲们都向他熱烈地鼓掌，他應接不暇地握着從四面八方伸來的手，淚水不由自主地流出了眼眶……

四村的農民們都非常敬愛吐爾地阿洪，大家尊敬他，贊美他的誠實、善良。還是在過去，當他還在地主的牢籠里忍辱受難的歲月里，他就是一個不怕艱苦而能夠經常幫助旁人的人。一天，他到雇農寡婦圖合提汗的家里去，圖合提汗正在哭泣。當他了解了情況，知道她的五歲的孩子正在生病。冬天，房子里又是這麼冷，沒柴燒、沒飯吃，即使想出去想想辦法而身上也沒有穿的，……吐爾地阿洪默默地撫摸着孩子滾燙的額頭，從懷里掏出那僅有的一塊雜面饅頭，塞到圖合提汗的手里，說：“別哭了，困難對我們窮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你等等，我就來。”

不久，他從家里背來兩捆包谷秆，拿來他妻子的一件露着棉絮的大布棉襖，送給圖合提汗。

解放了，他比誰都難以控制內心的興奮。當他毅然走出地主阿布都拉阿吉的囚牢的時候，非常俏皮地對地主說：“阿布都拉阿吉，壓迫我的年月好像是過去羅！還為你勞動嗎？不！現在到了為我自己掄坎土鎧的時候了！”

從此，他不倦地勞動着，積極地忘我地幫助工作幹部。在鬥爭阿布都拉阿吉的大會上，他傾吐了積在心頭的苦水，許多人都感動地流下了眼淚。

“……你！多少年來，揉碎了我們的心，”吐爾地阿洪在大

会上咬牙切齿地说：“现在，你那颗狠毒的心，却被我们剥开了！”

在选举乡农民代表大会上，会议主席说：“我们要选举敢于积极与地主阶级进行无情斗争的人！”

吐尔地阿洪热烈鼓掌赞同说：“对啊！应该选举象我这样的人，我恨不得把地主的心摘下来呀！”

他的朴实、坦率的发言引得哄堂大笑……真的，他被选为委员了。

看吧！吐尔地阿洪就是这样一个人。

除了土地，吐尔地阿洪还分了两间房子，一头牛，整套农具和日用家具，九卡拉^①面粉，五卡拉大米，以及毡毯被褥之类。吐尔地阿洪看着这一切，说：“我是受过残酷剥削的人，可是象我这样的人还很多，少分给我一些吧！”他坚决要求把分配给他的一口锅，分配给另一个没锅的农民。

分完果实以后，干部和农民一齐到吐尔地阿洪家里向他祝贺。嘈杂的声音随着人群飘进一条狭长的小巷，不久，他们又拥进了一个有着黄色大门的院落，这里两间座南向北，窗上闪烁着玻璃与新上的油漆的光芒，从涂在椽头上的银色颜料来看，它们一定是不久前才盖起的房子。这两间新屋和外边的两间圈棚都是分配给吐尔地阿洪的。

“同志们！”一个农民走到院子当中说：“趁着这股热劲，咱们帮助吐尔地阿洪把家搬来好不好哇？”

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好哇！走！走吧！”

^① 卡拉：量具，一卡拉等于二十五斤。

人群又象水一样向門外流出去了。

吐尔地阿洪原来的家就在这条街上。

街的尽头，一座小桥的附近，一堵倒塌了的墙垣的阴影遮住了一排沙枣树的濃蔭，穿过这道倒塌了的院墙，便可看見挖凿在墙上的，只能挤进一个人去的小門，大家你推我讓地挤了进去。

瞧！这就是吐尔地阿洪的家；不！这不是他的家，这是他从一個中农那里租来的，只准他住六个月的草房。小小的天窗透进来半明半暗的光綫，这间屋子窄小的可邻，甚至想在里面自由地呼吸都困难……吐尔地阿洪和他的妻子萊伊娜汗就住在这里。她瞧見客人們来了，馬上站起来，不知所措地說：“哎呀！客人們来了，我还没来得及鋪毡子呢！請原諒吧！”

“没关系！”一个妇女接过来說，“我們不打算坐，你們也坐不成了，呸！卷鋪盖吧！要住新房子啦！”

屋里的家具少的可邻，除了一口鍋，四个泥碗，一把銅壶，一片烂毡，一个破柜子和几件殘損的农具以外，其他一无所有了。人們把东西聚攏来，許多人因为没有东西可拿，还在屋里到处搜寻着。一个搶着摘下挂在墙上的套具，一个掂起一只鍋盖，另外两个人把吐尔地阿洪的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的两个孩子扛在肩上。吐尔地阿洪和萊伊娜汗什么也沒有拿上，他們在房子里轉了一圈，然后才走出来。

农民們簇拥着他們两口子走向新居，院子里已經有了許多等候他們已久的人了。其中有五、六个穿藍制服、戴帽子的青年干部，他們热烈地欢迎新居的主人和帮助搬家的热心的客人們。这时，一个青年干部在掌声中把一張毛主席象送給

了吐尔地阿洪。

吐尔地阿洪作过了胡甫坦，^①开完会，回到家里的时候，莱伊娜汗正在哄着孩子睡觉。

“孩子睡着啦？”他一边问，一边在她的身旁坐下。莱伊娜汗轻轻地揭开被头，望着睡熟的孩子向他嗽嗽嘴，孩子们象甜睡在母亲的怀抱里一样赤身睡在厚厚的花布被窝里，均匀地呼吸着。吐尔地阿洪深情地望着孩子，但，忽然他那快活的神色变得阴沉了，孩子们过去的生活开始展现在他的眼前。那时，残损的毡垫子、烂毡片就是他们最好的眠床了；他的大孩子就是因为有了病，被冻死的……他心酸地闭上眼睛。他望着躺在被窝里的孩子，他们的小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他轻轻地抚摸着他们的前额。又望了望莱伊娜汗；她把双肘放在膝头上，正望着他微笑。

“看吧！这就是我们的房子。”他指着莱伊娜汗说，“怎么样？噢！”

他两人同时环视着房子，放在炉台上的油灯灯头象蛇的舌尖一样跳动着，淡黄的光傲慢地、摇摆不定地向四周散射开去。从灯头上发出的浓烟，盘旋上升，直到碰到了天花板，才顺着椽木慢慢地扩散……

灶台上放着锅、壶、漏勺，木柜上整齐地放着碗盘、大托盘，正面墙下叠着被褥和堆满了东西，这上面放着毛主席的相片。墙上挂着崭新的褂裤，还挂着一件女式绸衫，和一顶绣花的小帽。左边放着二袋面粉和大米，墙上挂着壁毯……

① 胡甫坦：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每日作五次礼拜，最后的一次叫胡甫坦。

吐尔地阿洪望着，望着……最后他又轉向萊伊娜汗，他們的目光相遇了……忽然，就象有人同时推了他們一把，他們緊緊地擁抱，吐尔地阿洪緊緊地摟住萊伊娜汗的脖頸，長久地親着吻着……這要算是他倆生平第二次愛情的開端了……

吐尔地阿洪躺着很久不能入睡，萊伊娜汗在他身旁輕微地打着鼾。他側轉身來，長久地望着窗外，暗淡的月光射在玻璃窗上，過去的記憶又象烟團般向他飄來。

……一個寒冬的寂寞的夜里，狂風暴雪，大地是一片漆黑，冷得怕人。

吐尔地阿洪沿着水渠，摸着樹干顫抖地向前走着。到哪里去呢？他的心破碎了，他恨不得回到村里去把地主沙吾特阿吉踏成肉泥！可是……在他的鉄爪下干活已經有六個月了，农活越来越繁重，可是連个睡覺的地方都不給他。

剛才他給馬鋤完苜蓿以後，天已經很晚了，便去求告沙吾特阿吉留在他家住宿，可是遭到了沙吾特阿吉的辱罵。

“滾開！”沙吾特阿吉罵道，“我這裡不留象你这賊似的懶東西！”大門无情地响了一聲，他被推出了去。他沒有家，他沒有棲息的地方，多可憐的吐尔地阿洪呀！

他蹣跚着朝他熟悉的清真寺走去，清真寺里有四片破席，他用它們遮擋着身子，蜷伏在牆角。風更大了，夾卷着大雪不停地朝寺里冲來，寒冷啊，飢餓啊，他顫抖着朝寺的後面走去，在垃圾堆中摸到了半捆雜草，就用它蓋在身上，他焦急地盼望着天明，天明……麥仁^①的禮拜聲喚醒了他……

① 麥仁：領導念經的人。

玻璃窗上又映起了阿布都拉阿吉的阴森可怕的院墙，他在这里过了五个年头，为了活下去他忍辱受气，这里所有的人都骂他“吐尔地龔子”。他日夜不停地干，可是，他連到住在那破烂不堪的土屋里的莱伊娜汗的跟前，哪怕是洒下几滴眼泪也罢，也是办不到的啊！

他一干就是半夜，天一亮，来不及洗脸就得把水烧热，盛到桶里提到阿布都拉阿吉和他儿子的房门口，站在那里等着倒他们洗完脸的污水。

……一天晚上，他烧热一桶水，提到阿布都拉阿吉的门口。

“嗨！吐尔地龔子！”一阵粗暴的叫唤声冲破了他的耳鼓，他战栗地跑过来。阿布都拉阿吉赤身站在那儿，提起那桶水，照吐尔地阿洪头上泼来。“啊——”一声尖锐的惨叫，他向门外冲去。象落汤鸡一样抖作一团，第二天他起不来了，满脸被烫起了数不清的浮肿起来的血泡。

“喂，少爷！”阿布都拉阿吉走进灶房来说，“还没有爬起来呀？你烧那么热的水，打算烫死我吗？这才是报应呐！哼，快起来干活，不然就揍你！”

他不能不起来呀！咬咬牙，站起来，走近坎土勉强地把它夹在腰里，东倒西歪地挪动着沉重的脚步，两行泪水冲洗着脸上肿起的血泡……

吐尔地阿洪依旧注视着窗外，激昂的心绪重又把他引到一个新的境地：

啊！他在木棒下面滚来滚去，腿脚乱蹬，只是惨叫，头无力地垂下去了……

啊！这就是阿布都拉阿吉的皮鞭！他要把他赶出去……

啊！这好似监牢，妻子坐在那儿号啕，孩子伸出小手哭着“爸爸，饑——”他眼睛里迸着火星，仰起头，用胸部朝窗外挺了挺，然后闭上了眼睛，伸直了身体……

又是回忆。不过，这完全是另一种回忆：斗争阿布都拉阿吉的大会。分配土地。乡农会的会议。新居。金黄色的稻田。和妻子在一起，唱歌。收割麦子，场里堆满了庄稼。孩子们手里拿着柳条儿，口里含着水互相追打着……

他转过身来望了望睡在他身后的莱伊娜汗，又望望睡在另一头的孩子们的一双微笑的小脸，他们均匀地呼吸着，头枕在柔软的枕头上。

吐尔地阿洪睡不着，也躺不住，他想起来在屋子里转转，他也想到外边去干些什么，他想把孩子们唤醒哄着他们玩。他爬起来，用手指轻轻地推了推莱伊娜汗，说：“嗯！还睡吗？起来吧！睡觉的日子还长着呐！不知怎的，我今天这么高兴！”

“你要我起来干什么？”莱伊娜汗说，“鸡才叫头遍呀！”

“走吧！到外面看看去！”他拉起莱伊娜汗的手朝外边走去。

隐藏在大門上空云层里的月亮象是向他们祝贺似的闪出了身影，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猛然想起了黄牛。

“走！看看牛去。”他拉着莱伊娜汗的手向圈棚跑去，月亮从西边墙上的一个小孔里透进光亮来，圈棚里半明半暗，黄牛把头从槽上抬起来，望着他们，嚼着包谷秆，吐尔地阿洪走过来抚摸着它的头，背，尾巴……

“喂！朋友，”他轻轻地拍打着牛背说，“现在你才算找着

了你应待的地方和你真正的主人了！咱俩好好地干吧！”

黃牛象是听懂了他的話，抬起頭搖擺着尾巴。

“是啊！好健壯的一條牛啊！”萊伊娜汗說。

“可算得全鄉最好的牛了！”

他們長久地蹲在牆根下興致勃勃地望着這隻牛，角象把鐮刀，肥大的身軀，圓大的蹄子，活象一頭大牦牛。

他們回到房裡，吐爾地阿洪默默地站着，他的兩隻眼睛在屋裡搜索着什麼。

啊！毛主席，他目不轉睛地奔到毛主席的相片前面，雙手捧起來，端到萊伊娜汗的面前：

“你瞧！毛主席！我們的父親！今天能有這麼歡快的日子，就是他老人家賜給我們的啊！”

他們依偎着，四隻手緊緊握着毛主席的相片，長久地注視着那張慈祥，微笑的面容。

今天他們象是新婚的新郎新娘一樣一直細語低訴到天明，鷄叫三遍的時候，吐爾地阿洪重又抬起頭來，端詳着相片，無法移開，他一直望着，望着……

趙國棟譯

鍛 煉

〔維吾爾族〕祖农·哈迪尔

麦提亚孜的油菜比这个村子里的农民早下种了几天，所以他的油菜就在强烈的太阳光晒得人脊背烧灼的时节成熟了。不光是熟，而且已经过了收割期了。照惯例：农民在油菜茎秆将干未干的时候就要收割，不然，镰刀刚一挨上干枯了的油菜茎，它那闪着金光的颗粒便会立刻迸散四地，造成浪费。麦提亚孜的油菜恰恰就处在这步境地了。还好，不管怎样，今天总算是已经动镰刀了，那一束一束摆列成四十多个小堆的油菜，如果往紧里捆一下，只不过有三四捆蒿草儿那么一点罢了。无论怎么样，活应该继续干下去吧！但，使这块苦闷的土地刚刚喜笑颜开的那个收割者，约有四个钟头以来人就不见了，他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在这一望无垠的田野上，蒸发着暑气，远远望去宛如湖水在荡漾。拴在渠边木桩上的马，也不吃不喝地在那里不停地摇晃着头。袅袅的熏风，把田野里的蝗虫的鸣声懒懒地送到远处去。而这“吱、吱”不断的叫声却使麦提亚孜感到厌烦。他虽然躲在那棵老桑树荫下避暑，可是这些显示着炎热难耐

的虫声也好象在故意和他为难。

“嗨！嗨！这么热，简直把一切都烧化了。”麦提亚孜咕咕道。落在桑树上的老烏鴉，張开两喙，顫动着咽喉。麦提亚孜用那发着汗臭味的汗衫裹了些乱草，把淨光光的脊背紧贴在潮潤清凉的草地上仰臥着。他軟綿綿的肤体被杂草刺扎着，淘气的蒼蠅也不断地騷扰着他。自今年入春以来，象这些討厭的难耐的生灵，还有今天这个炎热的天气也似乎在折磨着麦提亚孜。这一点儿也不假，就連落在桑树上的那只老烏鴉，它也曾經欺侮过麦提亚孜。

在半普特^①地里撒了半缸子包谷籽，結果只长了二十五棵包谷苗，成千成万顆谷粒哪儿去了？岂不是被栖在那棵桑树上的那些禍害吃光了嗎？！麦提亚孜望着那只烏鴉的顫动着咽喉有点生气了。

“雷打火燒的極食鬼！”麦提亚孜咒罵了一句，便翻过身来伏臥在那里。虽然他的两只眼睛因瞌睡而蒙蒙朧朧的，但是，交織在他脑海里的懊悔和沉重的悵惘，还有令人难受的蒼蠅的嗡嗡声，不能使他安宁入睡。麦提亚孜口渴得很厉害，便开始舐起他那干焦了的厚嘴唇。他活了四十多岁，生平沒有遇到过象今天这样难熬的口渴，口渴是剛动鐮刀割油菜的时候开始的。倒霉的是附近連个清凉的泉水也沒有。因此，他尽管喝了长滿草莽的沟水和潭里的死水，結果仍旧止不住渴，倒渴得他越发癱軟了。誰能經受得住口渴呢，應該喝水解渴呀。可是，現在連那死水也被阳光晒热了，要到大河边去，还得在

① 普特：計重单位，一普特合二十七市斤。

烈日下走六、七百米路，麦提亚孜可没有那个决心到那儿去。他悔恨自己当时不该由城里到乡村里来；他又想起了已经死去的慈爱的妈妈。因为他是个独生子，他妈妈非常喜欢他，把他娇生惯养了。所以，在这进行农业生产的头一年，对麦提亚孜来说，是和他曾经在潮湿和阴暗的环境下蠕动着度过的那四十年生涯差不多。他想：“为什么把我生在这多苦多难的世界里呢？还不如小时候死掉也就免得受这些罪了。”

这个新农民，活了这么大岁数，虽然也经常想着成个家，但没敢真的这样做过，所以当他在这样口渴的时候，也没有给他送一碗凉茶来的老婆。他也没有种地用的牛、马、犁，以及其他农具，甚至连个下蛋的母鸡也没有。他只有一把灵巧的砍土钐，和一把今天第一次用来割油菜的锐利的桑木把镰刀，以及两条口袋。不过，他虽然没有较大的农具，可是却有村子里别家再也找不到的一些手工家具。

当你沿着村南边的渠沟走去，便会看见靠在大路边的那堵倒塌了的围墙，里面杂草丛生，有五、六棵果树和苦杏树，还有几株树干已经枯干而又从树根里正在抽出新芽的小桃树。你再走进院子北边的那个因外屋倒塌而肢骸孤立的小屋，看看吧：灶上放着一口生了锈的小锅，屋子中间只能容纳一个人睡的地方铺着象马垫子一般大的一块毡子。也许这块毡子原来是白的，如果现在还说它是白的，可能谁也不敢相信。因为，灰尘和污秽已经使它变成了灰褐色。屋子里铁工工具，木工工具，鞋匠和理发匠用的工具混在一起，到处都有。灶台上，壁橱里摆着破旧的铁盒子，生了锈的旧剃刀、小螺丝钉、螺钉帽盖、旧马掌和洋钉子星罗棋布。壁橱上还放着厚厚的

書頁已經打爛了的兩本俠義小說。在頂棚上和被烟熏黑了的牆壁上還挂滿了小手鋸，鉗子和抽模子用的鉗子等家具。但是，這些家具上面已經結滿了蜘蛛網。麥提亞孜有鐵匠、木匠、鞋匠和理髮匠的手藝。他當鞋匠時，靴子的模子、裁刀、小錘子、錐子、針都是自造的；當理髮匠的時候，從剃刀到掏耳鉤等家什也都是自己造的。

他替同村的人縫補皮鞋，修理鐵盒鐵缸子，還修理套具。但是他從來不計較工錢，就是什麼也不給他，只說聲“謝謝你”，他也会心甘情願。若是送他一兩碗奶皮茶喝，那他就会高興得象上了天。雖然如此，但是，很多人却都不願意找麥提亞孜修理自己的東西。

麥提亞孜的本行原是理髮匠，這個手藝是他父親傳授給他的，並且在父親的督促下干了十幾年，每當他稍微有些懈怠的時候，他父親就会馬上擰他的耳朵。父親去世後，他便改了行，把理髮店改成售賣葵瓜子和大豆的小攤子。沒過多久，攤子荒了。後來，到了春天，麥提亞孜自己糊了些風箏重新又把這個攤子架了起來。但是由於生意太小，交不起房租，結果，這間鋪子也被房東收回去了。從此以後，他便搬到幾年前他父親給他遺留下的那間帶花園的小屋裡來住。由於麥提亞孜對每件事都細心留神，他的其他手藝都是看著農民的需要自己在暗地裡摸索做成的。不過，他做事总是有始無終。或者是斷斷續續，每一件事总要顧主不急不慌而有耐心的等待才能做成功，有一個農民曾經叫麥提亞孜修理一個車輪子，他往麥提亞孜家約跑了六個多月，也罵了他幾次；可是麥提亞孜仍然拿一副嬉皮笑臉來回答他，這麼一來，當然也就跟他吵不起来了。